

全球顶尖博物馆代表聚首上海探索发展之路

历史之光如何映照未来

■本报记者 李婷

“从人民广场馆到东馆的近30年里，博物馆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观众也在变化，世界更是今非昔比。我们一直在思考，收藏过去的博物馆如何服务当下，让历史之光映照未来？”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说。

东馆全面建成开放之际，上博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之新，于12月3日至4日首次举办M20+全球顶尖博物馆大会，探讨博物馆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因为共同的热忱，近百位国内外知名博物馆代表聚首上海，分享实践经验、研究成果和创新理念，在“变与不变”的交织中共谋博物馆的发展之路。

持续升温的博物馆热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中国备案博物馆的总数从2012年的3866家增至去年的6833家，这样的增量相当于中国此前100年博物馆建设的总量。”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带来的一组数据，见证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

另一个喜人的景象是博物馆观众

的激增——去年，中国的博物馆接待观众总数近13亿人次，比10年前翻了一倍，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截至目前，今年已累计接待观众630万人次。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和东馆今年接待观众总量超过6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观众对博物馆的热情，可以用‘风雨无阻’来形容。”褚晓波举例，今年中秋假期，上海遇上了超级台风“贝碧嘉”。台风登陆当天，很多场馆、公共设施都闭馆了，公交、地铁也在部分时段停运了，但上博人民广场馆没有闭馆，大门依旧为观众打开。让他意外又感动的是：“这一天有4500多名观众冒着台风走进了上博。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短视频，戏称‘墨种的博物馆遇上了墨种的观众’。这就是中国的博物馆和中国的观众惺惺相惜。”

上博是一个缩影。事实上，中国的很多博物馆近些年都“风生水起”，逛博物馆也成为人们的日常休闲方式，各地、各国游客把博物馆作为城市旅游的首站。持续升温的博物馆热，蔓延至全球。据法国凡尔赛宫和特里亚官国家博物馆馆长洛朗·萨洛梅透露，凡尔

赛宫年接待观众量在不断地增长，达到850万。其中，中国游客占60%。

放眼世界，博物馆的观众不仅数量增多，且呈年轻化的趋势。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观众中，35岁以下占比62.09%，其中18岁以下占21.26%，19—35岁观众占40.83%。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观众平均年龄，从42岁降到37岁。随之而来的，是需求多样化、个性化以及需求层次不断提升。为此，国际博协在2022年对博物馆重新进行了定义，强调博物馆的可达性与包容性，要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

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

作为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面对种种变化，如何链接社会、赋能美好生活，成为全球博物馆界都在思考的问题。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首席运营官詹姆斯·凯莱赫透露，为了向多样性的观众提供个性化的体验，该馆听取社区需求，举办街区派对、音乐会，吸引青少年到博物馆学习绘画，推出包括中国

春节在内的不同国家双节节庆活动等。同时，借助新技术，让博物馆艺术在全球范围内触达更广泛的人群，包括不能到实体场馆的人。“我们的网站有九种语言，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可在无语言壁垒情况下在线观看我们的展览和展品，包括小朋友也能在这个平台上学习，加深对我们的理解。”她透露，扩大艺术版图，该馆还有不少国际合作项目。比如，明年将与上博合作在该馆举办“窑古铸新：宋元明清铜器特展”。

应对新时代挑战，即将100岁的故宫博物院开创新展示的新路径，让文化传播融入当下生活。从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紫禁城》《我在故宫六百年》，音乐项目《天地永乐中国节》《紫禁城》，到综艺节目《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诗画中国》，再到舞台剧《只此青绿》《用端》《猫神在故宫》……故宫博物院与社会机构跨界融合、创新传播，让丰厚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更丰富多样、更立体的形态呈现给更广大的公众。据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姜玮介绍，镇院之宝——宋代《千里江山图》经由展览、图书、文创、音乐等多种形式“破圈”，衍生而出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自



东馆全面建成开放之际，上博首次举办M20+全球顶尖博物馆大会。（上博供图）

2021年以来已演出了600余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在全国引发“青绿潮”，并成为文化名片亮相海外。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在建的东馆典藏库备受业界期待。该馆副馆长兼首席运营官蒂姆·里夫表示，让更多藏品被看见，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博物馆都希望解决的长期问题，但因为空间限制，很多藏品只能深居库房。而东馆典藏库，将创造一种藏品参观的新范式。这是对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使用的前广播中心16000平方米空间的适应性再利用，访客可走进典藏库的深处自由浏览，全年365天免费入场。典藏库将于2025年5月开放，内设有助式公共网络，为观众提供了体验和探索博物馆库房充满活力的“幕后”世界的独特机会。

解锁博物馆新的“打开方式”，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立了由馆长、策展人、专家、大学生、志愿者、中小學生等组成的多层次讲解团队，根据受众的年龄、兴趣和需求因人施教。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对建筑外立面进行全新设计，引入中国敦煌壁画元素，并在其间展出当代艺术作品，以醒目的红色外墙吸引观众，也将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围绕正在举办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中猫这一元素，上博在全球首创让观众带上猫咪观展的博物馆奇“喵”夜活动，还开发了移动端小游戏、剧本游等一系列活动……

面对纷繁多变的世界和飞速发展的时代，博物馆需要秉持一颗“变与不变”的心：变的是理念与手段，不变的是敬业与情怀！

依托热门IP，戏曲能否寻找到更多知己

汇聚10个剧种的星·杂剧《伪装者》引发关注

■本报记者 王筱雨

唱越剧的明楼、一口沪剧的汪曼春，还有京剧范儿的明台……星·杂剧《伪装者》日前在松江保利云间剧院上演，引发关注。这合根据热播同名电视剧及原著小说改编的戏曲作品，汇聚了来自10个剧种的7位梅花奖演员，在官宣之时就受到了不少关注。

舞台向来是再述经典和反映潮流的场域，近年来，一批有着广泛受众的IP如《繁花》《千里江山图》《新龙门客栈》《甄嬛传》等都能在戏曲舞台上找到“同款”，令人感到新奇的同时也眼前一亮。其实，从梅兰芳改编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的《一缕麻》引发极大的社会反响，到越剧《红楼梦》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里程碑，戏曲叙事向来不囿于历史老戏，自带观众基础和社会话题的IP正在为传统戏曲的“双创”和破圈赋能。

10个剧种呈现一台戏

《伪装者》谢幕，作为出品人和主演的越剧名家赵志刚在掌声中和观众敞开心扉：“我们想做一次中国戏曲探索的尝试”。以星·杂剧为名，《伪装者》的“星光熠熠”体现在同名小说和电视剧的热度，也在各剧种名家的丰富呈现。越剧、沪剧、京剧、黄梅戏、淮剧、锡剧、甬剧等轮番登场，让观众迷了足瘾。

在星·杂剧《伪装者》诞生之前，评剧、越剧、音乐剧等都对IP有过改编。为了做出新意，原著小说作者张勇和编剧杜竹敏合力打造剧本，对剧情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将叙事主线聚焦于大哥明楼与76号行动处汪曼春，讲述明楼在各方势力中游走与伪装斗争的故事，也借用明楼与汪曼春的情感纠葛，展现家国情怀。

《伪装者》不是赵志刚第一次试水星·杂剧。2009年，赵氏工坊曾推出荟萃五大剧种的《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也为主创们提供了经验。剧中唱腔设计就有10位，在保留各剧种唱腔特点的基础上，把不同的10个剧种融为一体，是难点中的难点。多剧种对于文本也提出了新课题，如何让演员们的唱词各具特色又不违和，编剧下了一番功夫。“越剧与沪剧的唱词偏柔和抒情，淮剧多用四字句、京剧则要用十字句体现高亢、响亮、有力的艺术风格。”杜竹敏向记者介绍。

IP不应成为创作捷径

“戏曲在当下的语境中，要获得更多年轻人的关注，需要借用大家都熟悉的题材来保证足够的吸引力。”上海电影学院戏剧戏曲学教授张婷婷认为，戏曲长久以来都有着观照当下和现实的功能。“新思潮涌入中国之时，梅兰芳思考戏曲如何反映现实，包括《一缕麻》在内的一系列时装新戏便应运而生。”

加拿大文艺理论家哈钦在《一种改写的理论》提出：“数字化时代也是一个改写的时代，电视、电影、戏剧、小说、网络到处可见改写的踪影。”张婷婷有个学生就认为《新龙门客栈》IP特地前往杭州观看同名沉浸式越剧的例子。“成熟的小说、电视剧、电影，能够为戏曲创作提供丰富的题材与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包含的故事与情节，让戏曲改编具备了诸多的可能性。”张婷婷说。

看到戏曲题材半径因IP拓宽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如今戏曲剧本创作的“困境”。杜竹敏直言不讳，“剧本荒”尤其是“好剧本荒”是戏曲界面对的共同问题，IP转化剧本成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IP自带流量和一定的文学基础，加上改编周期短，对创作都是利好的”。脚色表演体制让戏曲有别于其他舞台创作。业内人士提醒，IP为戏曲发展插上翅膀，并非提供捷径。杜竹敏举例，戏曲无法像话剧一样承载大量信息，不适合叙述过去复杂的故事，需要提炼有冲击力的情感。“越剧《红楼梦》成功的原因之一，便是敢于舍弃很多东西。受到观众喜爱的越剧《甄嬛》就是剥离了原著中的一众人物，提炼出一条感情线。”

在张婷婷看来，戏曲改编与IP不应是“寄生关系”，其自身应当是一种衍生性的二次创作。“戏曲以歌舞演故事，围绕一个中心人物的唱念做打展开，这注定了戏曲与原著和其他艺术形式在人物关系和视角上的不同。”她表示，“改编者要有‘打碎’原著的勇气来适配戏曲的程式和唱腔要求。尤为重要是，编剧能否用符合当下、反思性的眼光来创造一个符合戏曲艺术本体规律和具有深度的作品。”



舞台向来是再述经典和反映潮流的场域，近年来，一批有着广泛受众的IP都能在舞台上找到“同款”，令人感到新奇的同时也眼前一亮。

多部根据热门电影改编的剧目在沪首演

当银幕“同款”走上音乐剧舞台

■本报记者 姜方

最近的上海音乐剧舞台，出现了多部根据热门电影改编的中文剧目。由阿云嘎担任总制作人的音乐剧《扬名立万》日前在上海大剧院中剧场首演。眼下，取材自意大利小说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同名剧本的音乐剧《海上钢琴师》正在上海大剧院大剧场演出。本月下旬，改编自经典华语同名电影的音乐剧《无间道》也将在这里首演。

一系列作品从银幕走向舞台，有原版电影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背书，自然会有不少观众愿意为之埋单。然而原作剧情和角色特征早已深入人心，主创如何在重现经典的同时表现新意，无疑是一大挑战。同时，从银幕语汇转向舞台语汇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不少改编上的问题。如何避免把电影故事机械化复述一遍而毫无亮点？目前已经或将要在中城上演的这些IP改编音乐剧，有着各自的探索。

作品口碑有赖于各环节的精良制作

近年来，中国音乐剧市场有不少知名IP涌现，然而观众的期望值很高，能够获得大家一致认可的作品却鲜见。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指出，音乐剧编剧、舞台设计和词曲分离创作，创排周期只有三四个月就匆匆上台，演员轧戏实际进组排练时间严重不足等现象的存在，是造成作品质量上不去的主要原因。而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层面，这会导致台词和歌舞“各说各话”、音乐不够“贴戏”、演员对角色的塑造浮于表面等明显缺陷。

中剧场音乐剧《扬名立万》自今年5月启动，历经京沪两地演员面试、工作坊孵化、排练合成等，集中排演时间长达六个月。“在当下的快餐式音乐剧市场下，这绝对是一部有诚意的原创作品。

品。”从不少网友的观后感来看，《扬名立万》虽然还有需要磨合改进的地方，但团队认真创作的能量很直观地传递给了观众。

无论是剧情的发展，还是音乐、舞蹈、武打动作等多种元素的融合，音乐剧《扬名立万》的不少场景都营造出了戏剧张力，给人以不同于电影的观演感受。剧评人塞西莉亚表示：“前三分之一有很多幽默的桥段，包括武术展示和各种舞蹈。众人参与编写电影剧情时更是各种天马行空，放飞想象力，包括但不限于灯光下散落的花瓣、穿着制服的外星人。有些场景融入情感纠葛与动作场面，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对创作领域的公式化倾向进行了微妙的讽刺。”

上海音乐学院戏剧理论研究所所长、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驻团作曲吴唯认为，音乐剧《扬名立万》在维持整体悬疑性的基调下，融入不少悲喜色彩进行调剂，音乐可听性较强、较为“贴戏”、写意感强。“该剧在整体舞台呈现上还可以更加风格化、进一步提升复古氛围；在剧情上可以更紧凑，让后半段的升华与转折变得更为合理。”

“一部成功的音乐剧需要不断打磨，很多经典的百老汇音乐剧都需要五到十年的创作周期，没有任何捷径。”就像《扬名立万》总制作人、音乐剧演员阿云嘎所说，采用影视剧等成熟IP进行音乐剧改编，固然可以在初期获得大量关注，但真正能够获得成功的作品还是有赖于剧本、音乐、舞美等各环节精良的制作。

找到“不得不改编成音乐剧”的理由

有原版电影先人为主，IP改编音乐剧在故事内核表达、人物塑造、音乐给观众带来的满足感，整体视听表达的风

格化呈现，音乐剧演员与原版人物的适配度等方面，较难达到原版观众的预期，更是难以有超越原著的成就。面临诸多挑战，改编音乐剧如何才能吸引观众走进剧场并爱上舞台呈现？

“音乐剧不应是对原版电影的照搬，从创作者到演员，在守住IP闪光点的前提下，要有作出改变的魄力，找到‘不得不改编成音乐剧’的理由。”吴唯认为，音乐剧的剧本、词曲创作团队需要紧密合作，找到共同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核，深化情感共鸣，塑造鲜明的人物、营造整体氛围，同时从观众的生物节律出发，让大家在歌舞视听上获得从银幕上无法获取的现场满足感。

不少海外IP改编音乐剧给予启示。例如，《长靴皇后》在标准化叙事下无可比拟的现场歌舞氛围，《乐队的夏天》挥之不去的异国情调，《女招待》中配角奇诡的喜剧性唱段对人物的塑造。导演要找到独特的呈现形式，把控节奏流畅度，《狮子王》《恐怖小店》等音乐剧在整体风格化方面十分出彩。舞美、编舞、服化道等各个部门也要与导演一起为舞台想象力、现场沉浸感贡献力量——《阴间大法师》利用灯光、变形的建筑等营造的怪诞剧场氛围，《玛蒂尔达》经典的秋千场景、被校长拽着辫子扔向空中的小女孩，都在剧场中挥洒了独特想象力。而音乐剧演员作为直接与观众交流的对象，首先要贴合原著形象，除了演唱、舞蹈技能“在线”，在表演上由于有原版电影在先，对演技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学者坦言，原版IP提供的是故事和影响力，而音乐剧主创所有部门要在统一思想和情感内核的前提下，找到各自独特的表达形式，让观众产生新的记忆点，才有可能突出重围，做出不亚于原版甚至超越原版的经典舞台佳作。如何遵循音乐剧创作规律进行创排，演员如何潜心钻研角色，都是当下音乐剧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上海文艺创作，为下一部时代经典蓄力

（上接第一版）改编自刘慈欣小说的同名电视剧赢得口碑和市场的长尾效应，作为国产剧的稀缺题材，《三体》无愧现实主义新科幻的上海样本。

此外，上海参与立项、制作的电影《长空之王》、电视剧《人生之路》《欢迎来到麦乐村》或聚焦空军试飞员、援外医疗等题材，或在文学名著改编上对文脉的延续与拓展作出有力探索，这些作品也在评选中榜上有名。上海影视创制品牌效应不断凸显，行业引领力和产业竞争力持续攀升。

用传世心 为人民大众的史诗锻造精品

以87岁高龄出演电视剧《繁花》，游本昌在2024年成为观众心目中的“顶流”。网友为老艺术家传神的表演点赞，而他本人道出角色动人之源：“爷叔的经历也是我的所见所闻，我认为他身上有着上海人的创新精神。演员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样的创作才能感染观众。”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受到“五个一工程”表彰的上海作品把人民当作真正的主角，敢于抱定传世之心，为人民大众的奋斗史、心灵史锻造精品。

杂技剧《天山雪》从70多年几代人援疆润疆的真实历程中汲取灵感。“逆风飞翔”的雄鹰精神引领下，故事容纳了全国青年投身新疆建设的往事，也融入了新时代沪疆深化文化合作合作的“进行时”。创作者匠心独运，以上海市马戏学校培养新疆班员的真实事例为框架，将各族人民携手奋进的深情厚谊搬上杂技舞台。在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胡晓军看来，《天山雪》的成功在于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多彩画卷里淬炼主题，更在于精品意识贯穿始终。剧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节目来自全新设计和训练，演员不仅另起炉灶学技术，还重新摸索戏剧表演与技巧表现的最佳结合点。寻求突破的自我要求，最终成就作品的破茧成蝶。

歌曲《新路》的旋律绵长奋进又大气磅礴，通过回顾“三进下党”的佳话，诠释了广大党员干部扎根基层、带领人民群众走好乡村振兴路的初心与使命。身为演唱者，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记得创作的点滴，“从首次拿到乐谱揣摩钻研，到脚踏下党乡的土地，我深切感受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带来的巨大变化，领悟‘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的精神要义”。当情感融入艺术创作，艺术家唱出昂首阔步奋进新征程的精气神，便是水到渠成。

广播剧《赫哲人的“伊玛堪”》跨越80年时空，以赫哲人挖掘保护传承文化瑰宝“伊玛堪”为主线，反映了赫哲族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发展史、文化传承史、生活变迁史。用声音表达“诗境”是剧作的重要特征，声音的魅力从对白、音乐、动效、乌苏里江流水、海东青的鸣叫、风吹树林的声响，乃至伊玛堪故事的咏诵中，一步步走入人心。

守正创新 让世界看到中国、看好中国

创作者需要有“独上西楼”耐得寂寞心，但作品需要关注的目光。出圈、出新、出海——新的媒介环境、新的国际传播格局中，都对新时代文艺创作生态提出了新的要求。本届“五个一工程”评选新设了网络文艺门类，同时恢复理论文章门类评选。上海充分发挥网络文化产业、哲学社科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两大门类中各有一部独立申报作品获奖。理论文章《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國際秩序”》在学术界引发热烈反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展现出上海在理论创新与文化传播上的双重飞跃。

网络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在中国动画百年开启时被Z世代受众称为“王炸”。“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王炸”在总导演陈廖宇看来，让传统文化、让国风“为我所用”，既要善于继承也要激活创新创造力。与网友见面的八个故事纵览古今，融汇了传统神话、民间话本、当代叙事、科幻想象，尽可能地以传统文化和东方哲思观照中国动画的表达边界。

事实上，将守正创新视为创作信条的何止一部作品。电影《长安三万里》紧紧抓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民族的精神命脉，善于向传统借智慧，借李白李白的视角回望历史；也善于向时代索要灵感，用雄奇想象营造出“奇境入梦，我在其中”的浓厚在场感。“诗在，你我在，长安就会在”道出独特的中国式浪漫。电视剧《三体》的创作曾是未知路。导演杨磊感慨，在科幻制作方面，几乎所有人都会优先想到西方作品，“但对《三体》，我们始终坚持它是属于中国人的科幻”。创作者一路摸索，脚踏实地也仰望星空，将宏大奇幻的想象世界和具体可感的时代背景、厚重深远的历史文化共冶一炉，构筑起中国科幻剧美学。上海杂技团当之无愧是中国杂技探索的领跑者，因为在开放与包容的氛围中，《天山雪》让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相结合，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杂技艺术发展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长安三万里》《三体》等都已投入了海外发行。好作品不仅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面向未来的创造，也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信使和桥梁之姿，努力提高中国故事的文化辨识度。文化可化人、艺能通心，好作品更能在全球叙事中让世界看见中国、看好中国。